

大家微语

求人与济人

□周莹

●从小就知道一句至理名言，它来自《增广贤文》：“求人需求英雄汉，济人应济急时无。”记得那时，用钢笔抄写多遍，全文都会背诵。

●真正的济人，是一种胸襟，也是一种见识，更是一种素养。很多人说的到却做不到，能够做到，才算得上“济人”。当他人有求于你时，请慷慨伸出温暖之手，给予关怀。不要随意为他人贴标签，也不要拿谁和谁去比较，更不要随意批判他人。贴标签是一种有意识的贬低，比较是一种不尊重的耻辱，批判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。

●有人为了不求人，苛刻地要求自己样样精通，此举大可不必。拥有一项技能或拿手的本领，能够糊口，足矣，这样便能降低求人的几率，或许还有可能济人一把。深挖一口井比浅啄一百口井，见到的泉水更加清澈透亮。

●铭记一切值得铭记之事，包括求人时的恩情，济人时的温馨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捎你一程

□佚名

很多年前，我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汽车站离学校远，又没有接驳公交，为了省钱，我常常让客运司机在靠近学校的高速路旁停下，自己拦过路车回七公里外的学校，这样就可以省下一顿饭钱。

冬天，夜幕悄无声息地笼罩下来，路上的车越来越少，偶尔会有几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疾驶而过。但我没有拦摩托车的勇气。好几位开摩托车的青年，还不怀好意地看我一眼，有的还吹一声调戏的口哨，而后嘻嘻笑着扬长而去。我紧紧攥着兜里带着父母体温和汗水的两百块生活费，心里念叨，此时此刻，如果有好心人把我送到学校，就算把这星期的生活费都讨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
等到接近九点，真的有一辆摩托车停下来，我却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骑手是个年轻的男人，直截了当地问我：需要捎你一程吗？

不知是因为天冷，还是恐慌，我结结巴巴好一阵才吐出学校名字。等车开出一程后，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车好像在朝学校相反的方向行驶。我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：“大哥，您是不是开错了方向？”陌生男人头也不回地大声道：“放心吧，没错的，是你搞错方向了！”我跨坐在他的背后，胆战心惊地端详那张粗糙冷硬的脸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事实上，我清醒地意识到，即便他开错了方向，我一个弱女子，也毫无办法；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坏人，我的反抗不仅起不到丝毫作用，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

短短的十几分钟，我却像历经了十几年。终于看到学校大门的时候，我几乎激动地哭起来。他把我一直送到大门口，这才踩住刹车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我没有骗你吧？”

我不好意思地低头掏出仅有的两百块钱，愧疚道：“真的谢谢你，不知道这些够不够？”男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若真的想要钱，一百倍你也得给啊，留着吧，以后别这么节俭，一个女孩子，很危险的。”看着他顶着一头雪花，朝着来时的方向疾驶而去，我的眼泪又一次落下来。



我们面前的美和美景

□刘成章

世界上的美，可以说如天南的花儿、地北的鸟，般般样样多了去了，无法尽数。可要把它们竖起来竖成雕塑，平铺下铺成画卷，化成字词化成诗，化成长篇小说，十分不易。即使是要从茫茫山河中，发现一处美景，同样也是不容易的。

那是因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平庸的眼睛太多了。平庸遮盖了美，一双平庸之目，即便看起来“美目盼兮”“明眸生辉”，也看不到美景。不是么？枝头春意，那些眼睛看不见；烟外晓寒，那些眼睛自然更看不见了。于是乎总是“天低吴楚，眼空无物”。甚至有人到了西湖边上，也道一声：“咳！这有什么看头！”这种人是不折不扣的美盲。

对于这样的眼睛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俗话说，他眼里没水。什么是水呢？我看是灵魂，水汪汪的眼睛里汪着文化素养。

能够发现美的眼睛，总是与灵魂相连的。一个人，双眼再明亮，物象事象收纳进去，如果不把它搁在灵魂上，经过灵魂的激荡和变幻，仍然映不出美来。而若是一个敏感而有艺术悟性的人，即使眼睛不够明亮，甚或是一双盲眼，也可以神奇地发现并酿造出美来。例如瞎子阿炳，从他琴弦上颤悸出的《二泉映月》，硬是使整个江南都忧郁得让人断肠。再例如创作了《刘巧团圆》的陕北著名盲艺人韩起祥，亦复如此。我曾和韩起祥有过较多的接触。诗人玉果关于韩起祥曾写了一首别出心裁的诗，叫做《我赞美你的眼睛》。表面上看，阿炳的眼睛，韩起祥的眼睛，都是世界上最无神最昏暗的眼睛，但由于他们的眼睛连着最敏感的灵魂，他们的眼睛比明眼人更有灵性。

发现美的眼睛，要靠灵魂里的文化素养的支撑。一个长年操劳在山间的老农，虽然看见山是绿的，山上有绿树摇摆，但是山在他眼里，无非是里边藏着赖以生存的东西罢了。大概只有辛弃疾才能说出：“山前灯火欲黄昏，山头来去云。”“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看我应如是。”大概只有余光中才能说出：“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，山已经代我答了，其实山并未回答；是鸟代山答了；是虫，是松风代山答了。”

但也并非一个人有了丰盈的文化素养，就能发现美。那也不

一定。发现美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条件的。当年我在老家陕北住着的时候，看陕北就像看阳光照下自己的影子一样，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好看的，不过如此。可是，有一日远离陕北了，长风几万里，隔着云和月，回眸一看，那牛，那羊，那老山疙瘩，样样都好像在诗中一样。我于是有了许多还可以咀嚼还可以保留的散文作品。是距离产生了迷茫，距离产生了想象，距离产生了美，距离产生了乡愁，乡愁如酒化腐朽为神奇。

发现美景，常常需要文化精英的参与。例如张家界，它自古就不是无人区，它那儿散布着许多古文化遗址和珍贵文物。在漫长的历史年代，那儿繁衍生息着汉、苗、土家等各族百姓。近代以来，仅那儿的张氏家族就有近千人。你能说他们就全都没有发现张家界的美吗？显然不是。但是，他们虽然发现了，他们却属于沉默的一族，因而主流社会不可能知道他们的“发现”。因而张家界便持续着亘古以来的冷清和寂寞。只是到了1979年末，由于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偶然闯入——在那销魂的景色前，先生被惊得“啊呀”一声，这声音瞬间传

导于大小媒体，大小媒体一阵接一阵地爆响。于是，这世界便知道中国有个魅力无穷仙境一般的景点张家界了。至此，张家界才算是被发现。所以，绝不能说凡有人看见了美景感到了美，这里的美就算被“发现”了。

陕北永宁山古寨作为美景被“发现”，是更有意思的。从刘志丹在那儿领导闹革命，到全国解放，再到改革开放，时间够长的了，世间的人都换了好几茬子了；可直到近几年，人们才愕然发现，原来，刘志丹当年双脚踩着的永宁山古寨，却是一处景色奇秀的绝美景点。于是，这儿瞬间成了陕北的一个具有强大诱惑力的风景名胜，倘问：为什么多年发现不了？陕北民歌有云：“骑白马，挎洋枪，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。有心回家看姑娘，呼嗨呀，打日本来顾不上。”永宁古寨本来是一个绝色的姑娘，可是前些年的人们竟然忙得顾不上静下心来，用审美的目光去仔细品味她，发现她的美质。这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。

这些石头不要钱

□张晓风

朋友住在郊区，我许久没去他家了。有一天，天气极好，我在山径上开车，竟与他的车不期而遇。他正拿着相机打算去拍满山的“五节芒”，可惜没碰上如意的景，倒是把我这个成天“无事忙”的朋友给带回家去吃饭了。

几年没来，没料到他家“焕然一旧”。空荡荡的大院子里如今有好多棵移来的百年老茄冬，树下又横卧着水牛似的石头，可供饱饭之人大睡一觉的那种大石头。

我嫉妒得眼珠都要发红了，想想自己每天被油烟呛得要死，他们却在此与百年老树共呼吸，与万载巨石同座席。“这些石头，这些树，要花多少钱？”“这些吗？怎么说呢？”朋友的妻子笑起来，“这些等于不要钱。”

石头是人家挖土，挖出来的，放在一边，我们花了几包烟几瓶酒就换来了。树呢，也是，都是人家不要的。我们今天不收，它明天就要被人家拿去当柴烧。我们看了不忍心，只好买下来救它一命。”看来他们夫妇在办老树收容所了。“怎么搬来的？”“哈，那就不得了啦！搬树搬石头可花了大钱呢！”真不公平，石头不要钱，搬石头的却大把收钱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凡是造物主造的，都不要钱。白云不以斗量求售，浪花不用计码应市。但只要碰到人力，你就得给钱。水本身不要钱，但从水龙头出来的水却需要按度收费。玉兰花不要钱，把花采好提在花篮里卖就要钱了。

如果造物主也要收费呢？如果他要收设计费和开模费呢？果真如此，只要一天活下来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变得赤贫，还不到黄昏，我们已经买不起下一口空气了。

我躺在这不属于我的院子里，在一块不经由我买来的石头上，于一个不由我设计的浮生半日，享受这不须付费的秋日阳光。



尝鲜豌豆尖

□徐新

豌豆尖也叫豌豆苗，就是枝蔓上那最嫩最绿的尖端。寒露时节是豌豆的播种时节，所以豌豆尖大部分时间生长在冬天。严冬腊月，田野里的豌豆却精神抖擞，它既无病虫害之忧，也无农药之扰，是地道的纯天然无污染绿色食品。

虽然豌豆尖在冬天也有，但它始终没有春天那么水嫩。春风吹过大地的时候，这些青青的豌豆尖再次茁壮成长，这时的豌豆尖儿长得更是惹人喜欢，叶子清澈通透如翡翠薄片，茎上抽出的纤细蜿蜒的嫩须隐约可见，迎风轻颤。选好合适的长度，轻轻一掐，脆嫩嫩的那一段就到了手里。儿时也曾跟着父母去掐豌豆尖，以为被掐了尖的豌豆会活不成，没想到在春雨的滋润下，那柔弱的低位的苗就迅速疯长了起来，如此看来，柔弱的豌豆永远保持着“发芽的心情”。

豌豆尖的食用历史极为悠久，在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有记载，“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”《小雅·采薇》薇，野豌豆苗也，将这鲜嫩的野豌豆苗一把把采回家，就成了古人餐桌上的美味。古书中也称豌豆苗为“巢菜”或“元修菜”，据说这些名字都与知味者苏东坡有关。当年苏东坡被贬黄州想吃家乡的豌豆尖，便托好友巢谷（字元修）从蜀地带来种子。苏东坡就在黄州种上了豌豆尖，吃到了家乡菜。为了表示对朋友巢谷的感谢，苏东坡就给豌豆尖起名“巢菜”，又作“元修菜”。诗一首：“彼美君家菜，铺田绿茸茸。豆荚圆且小，槐芽细而丰。种之秋雨余，擢秀繁霜中。欲花而未萼，一一如青虫。”诗句极为形象细致地描写了巢菜的形状及其生长过程，于是“巢菜”和“元修菜”就名扬天下了。

又到了明媚的春天，乡野上那一丛丛青绿自然而然又勾起了我的口腹之欲，尝一口那绿油油、嫩生生的豌豆尖，仿佛把一个清新的春天都吃进了胃里……

